



新 生 代 都 市 爱 情 小 说

于是著

六翼天使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纸风船”系列小说

六翼天使

于 是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翼天使/于是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10

(纸风船系列小说)

ISBN 7-80180-110-5

I. 六...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395 号

主 编 董懿娜

六翼天使

著 者	于 是
责任编辑	杨 阳
责任校对	张承先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3(发行一部)63567690(策划) 010-63588447(发行二部)63567687(直销)
网 址	edp. ced. com. cn
E - mail	edp @ ced. com.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中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110-5/I · 014
定 价	21.80 元

版本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董懿娜

还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策划要出版这样一套长篇小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午后，所有的作者和出版方在一起讨论的神情。在一件事情仅仅是一个构想的当下，你去遥望那个目标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忐忑不安和恍惚。那个时候，我们谈的都是困难，但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是有着期待、勇气和信心的。

作为策划这样一套丛书，最大的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真诚。这些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些作者个人生活的“真实和想象的组合”，她们都是女性，年轻、个性、对文学有热情——是一种单纯的新鲜的热望，同时，和同龄的人一样，有着焦虑、困惑，对诱惑和生活的犹豫、试探、投入、受伤或游戏。她们的文字和她们自己的生活是那样明澈，贴得那么近，她们是用她们自己的心和情感来写，这里面含着一份难得的真挚，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体验。就小说的技巧而言，她们许是还远不够成熟，但她们文字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以及带着自己执拗的判断和方式思考着生活里的种种问题。她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个都市里，是白领一族或是在读的研究生和自由职业者，她们对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她们也常常是时尚背景中浓抹重彩的一



总 序

笔。所不同的是：她们对文学一直有一份热忱，对文字不仅有熟稔之情，也有强烈地表达的愿望。她们在书写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熟悉的世界的时候显得从容而兴致勃勃。当我们被大量的日剧、韩剧吸引的时候，我们常在想，我们的年轻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们的爱情和失落？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一切时尚场景背后的心情？她们依然要经历的成长的困惑和痛苦并为之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是——她们的梦想和努力。“纸风船”这样的名字也是她们讨论出来的，“风船”在日语里是气球的意思，那是一种飘浮、轻盈、自由自在的象征；而“纸”是她们的一种坚持，在读图盛行、英特网蔓延的时候，她们坚持着对“写在纸上的字的迷恋”。

她们很年轻，也很时尚，但这不是轻薄或另类的代名词。她们只是想将真实的生活通过自己的思考展示给读者，让你们与她们一起分享种种快乐和忧伤。她们虽然摆脱了她们父辈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顿，但在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中，面临的却是更多的纷扰、选择、诱惑和无所适从。所以，她们代表了一代人的优裕和不易。

她们和他们也许最烦别人把他们简单地归入一种类型，也对那些“感叹”他们是在糖水中长大的这一类说法，不屑一顾，他们对那些离真相太远的评论有些伤心，但她们需要朋友和倾听，她们用小说这样的方式在寻找朋友。当我们读完这样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版的都市剧，它们是城市里的一种声音，也是一出常演常新的生活情感剧。

第一章：十八岁

“我爱的人都是留不住的。留下来爱我的都是我不能爱的。你会明白的，有时你不得不做一个负心人。其实一切都是故意的。这是一种……一种……善良。”

我们看到那颗石头心，粉身碎骨，从心窝开始，裂缝奇异地朝四处蔓延，极其缓慢，如果窗外没有风雨声，我几乎相信那种破裂是有呻吟的。最终，它成了三瓣。

1

G 岛是一个犹如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岛上最美丽的景致有两处。一是最南端的海滩，远处只有散落的小岛，没有任何阻碍视线的东西，船只则来往不断，制造出一种繁华的安定气氛。还有一处就是在山顶。说是山，其实也算不上山，只是在岛上隆起的一座石头山，人们依山而居，茂密的榕树下，常常聚集着一群小平房，它们错落着，从山底一直到山顶。山顶的景色开阔而松弛，往南看，是更多的岛连成的黛青色的影子，往北看，是一片灯光闪闪的大陆，让人怦然心动。似乎天地和人间，只是相隔了自己的一个转身动作。

G 岛在南方，和大陆相隔大约二十分钟的航程，有一艘小巧而干净的客船作为摆渡，每隔一个小时一班。住在 G 岛上的居民很少，有的以打鱼为业，有的以手工艺为业，还有的就



第一章：十八岁

是普通的农民，种些小菜小瓜，他们自有亲人在城市工作。他们其实很幸福，因为 G 岛非常美丽，极其安静，可是只要半小时，他们就能到达繁华的城市。

在我 18 岁那年的夏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小岛。我拿着中国地图册仔细地辨认着它的位置，它是一个无名的点，一群海岛中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颗粒。它是由妈妈的手指最先指点而出的，她说，“晓桐应该就在这里。”

我看着那一个指尖指点的含糊一片，是蓝色，大海，以及陆地的边缘，以及星星点点的白色小岛。我把视线从地图上抬起来，看着妈妈。“妈妈，她会见我吗？”

“她会有的。”

2

我把这次旅行作为我 18 岁的夏季礼物，少年时代的结束。我特意选定了 6 月 30 号作为出发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儿童节那天，我收到了某大学的免试直升录取通知书。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不想去考试了。对于大学，我要的只有“离家远行”的理由，那期望中彻底的自由！我鼓动妈妈决定了这个出游计划。她为我安排好了所有线路，我直飞那个南方城市，一天之内，我就可以到达 G 岛。妈妈爸爸还有外婆都负责帮我撒谎，对外公说，我是和同班直升的同学结伴旅行去了。一切迹象都让我兴奋，小姨就像一个传说，只有我能去面对。

那天，少年时代的朋友们都在作高考的最后冲刺，我不能去打搅这些被父母、被老师和被重点高中的压力所胁迫的朋友们。我宁愿这样在飞机上看着上海变成云朵之下的“不存



在”。也许长大,就是一次又一次有意无意的遗忘。现在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的自己怀抱着怎样的激动去“寻找晓桐”的。我可能把它仅仅当作一次探险,一次胜利大逃亡,一次神秘度假,第一次独自远行。

和所有 18 岁女孩子一样,我当然会注意身边的乘客。我满心希望能够有一点浪漫的艳遇,像电影里的一样。那时真是年轻得可爱,觉得离开了家和上海,就能遇到童话,好像只有那个熟悉的环境里才是真正乏味的现实。我早早地就登机了,可是随后上来的却是一个中年妇女,看上去非常憔悴,头发都有点乱蓬蓬的。我颇为扫兴,决定整个旅途都放眼窗外。

我的手指随意着拨弄着安全带上的不锈钢,它们在阳光下不停地反光。那整整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过程中,漫无边际的云海上面只有一轮发着炽热白光的太阳,似乎我还在心里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阳光。上海、教室、家……哪里的太阳都不是真正的太阳!

那单纯的白光一直笼罩着我,还有我手上的小本子。塑料封面的小号文件夹,那是我原来的政治笔记本,现在放着小姨的照片和那本已经被揉旧了的地图册,以及一本通讯录。

我很遗憾自己一会儿就对云海失去了兴趣,原来无论再怎么样美丽奇幻的东西,都经不起“无休无止”的考验。平淡无奇的感觉就这么到来了。这时候,我才扭过头来,我发现中年妇女已经偏着头睡着了。

我开始看小姨的照片。虽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和妈妈一起看,听她说小姨的种种传言、长短故事。黑白照片在炫目的白光下似乎被漂白了下,岁月的阴影被稀释了,我看到妈妈和她甜甜的笑容栩栩如生,在靠近阳光的手中,显得有点苍



第一章：十八岁

白，就似乎突然间老了一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安全的错觉。于是，我伸手把窗格一下子拉下来，这时才发现，只有我这个窗口原本是开着窗的。六月的阳光，让别人受不了，我却始终没有觉得。

3

这是妈妈藏着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姨是20岁。小姨到了19岁就开始给所有东西照相，除了自己。所以，20岁之后的小姨，只有她身边的人才会知道她的样子。

我的妈妈叫徐初桐。只有小姨这么一个妹妹。所以叫作晓桐。

我不记得了。不记得小姨曾经真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我还是一个不记事的小丫头的时候，她应该是来看过我、抱过我的。有一次我做梦，梦见她用手指勾着我的手指走路。我只记得这个镜头了。我只是感觉，这个人“应该”是晓桐。

我问妈妈，“小姨为什么不回来？”

“不知道。她是我们家最古怪的一个人。似乎是抱错了孩子，领回来一个不知道属于谁的孩子，你外婆就是这么说的。”

“我去找她，外婆和外公会生气吗？”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外婆和妈妈咬着耳朵说悄悄话，我就会认为她们在谈论小姨。而外公是一个严厉的军人，似乎是他坚持拒绝承认小姨的存在，甚至不允许我们说起小姨的名字。每年过春节，他都说，“我们一家五口人……”每当那个时候，外婆都看着满桌子的菜，不说话，不笑，年年如此，在我的记忆中。

我最亲爱的妈妈无奈地笑着，她说出了心里话，这让我觉



得此行意味深长。她轻轻地说：“我和你爸爸都是告诉他们你和同学去普陀山玩儿了。我们让你去，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去不了。你的小姨从小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丫头，可是我一直、一直都羡慕她，甚至嫉妒她那么漂亮、那么灵气……直到她被你外公赶了出去。已经有九年了吧，我是一年比一年想她，担心她。你是替我和你外婆去的，外婆老了，她特别想你小姨！你明白吗？”妈妈把地图册拿过去，随手翻着，接着说：“她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是从 G 岛发出的，是去年春节。可是我也不敢保证现在她还在那里呢！”

我的妈妈是一个工程师，非常理性的那种人。我怎样也想象不出她所说的“古灵精怪”是怎样的。在我们家，连放拖鞋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从小就喜欢到同学家玩儿，因为只有别人家里，可以放声唱歌、放声大笑，可以坐在地板上看香港叱咤乐坛的颁奖仪式，可以模仿粤语唱歌，可以听女同学说关于男同学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就是“两面派”，学得很乖巧，只要一回到家，就成了外公外婆面前的乖女孩，长大必定是淑女的那种。只有在外公不在的时候，才会向外婆撒娇，上海话叫作“耍无赖”，用来形容我的样子也不能算过分。外公，是高大而威严的，连他抽烟的动作也是固定的，比如说，他从来不用打火机，只是用火柴，左手拿盒子，右手拿着一根火柴，擦着火，左手再放下盒子，右手将正在燃烧的火柴转交给左手，再由右手去取一支香烟。这样复杂的动作，缓慢，不慌不忙，却能有一种镇住旁人的感觉。

我问过妈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又搬出了那句经典不变的回答：“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我想无非也就是离家出走之类的事情吧。意气用事、年少轻狂、浪漫冲动如果发



第一章：十八岁

生在一个没有 sense 的人身上，那只是做做样子，徒有虚表。只有在真性情的人身上才有意义。

我 18 岁了。我的妈妈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帮我对外公撒谎了一次。她是不是认为，我已经长大了呢？我对晓桐的好奇之中，有一半是为了去证实她是不是值得我去好奇。

我背着书包从飞机上走下来。白花花的太阳之下是人们匆忙的身影，忙碌的成人对我视而不见，这种被忽视的感觉类似孤独，有点举目无亲的味道；可不久，我就感到了被人忽视，同样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我这才快乐起来，我如此接近了目的地：一个名叫 G 岛的地方，和一个名叫晓桐的亲人。

4

摆渡船上的人不多。它灵活地划开水波，细白的水沫在阳光下令人头晕，我突然很想喝一口冰冻的盐汽水。天气非常热。我开始张望，只有一个小窗口，似乎是小卖部。我晃悠悠地走过去，发现居然不是小卖部，里面摊了张小床，竟然是摆渡船工人、或者主人的休息室！

我四处看看，船上的人原来都在看我。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晒得黝黑黝黑的，她在傻笑着，看看我，然后转头去和别人说话，一边还扭过头来看我，明显地在谈论我。我听不懂她们的方言。完全不懂。还有一个手里撑着根扁担，还有两个大竹筐的男人，精瘦精瘦的，似乎那深咖啡色的身体里完全没有多余的脂肪，却有足够的力气。我想既然你们都看我，那么我也看你们，我们是平等的。我就开始打量这个男人。他的腿脚暴着筋，却不是青筋，因为他的肤色上，青色、乃至红色都不容易显露出来。脚趾头长而有力地张着，结实的小腿肚



有着令我羡慕的线条，我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纯粹的肌肉，饱含着力气，似乎一辈子使过的劲都没有白费，都刻录在这个身躯上了。在城市里，我们用外物显示自己一辈子的积淀，可是这里，人们用自己的身体。

男人果然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将头扭向水面。光影正在令人迷醉，无数碎银在风中、在水中，天是绝对的蓝，云是绝对的白。风吹散了身上所有的汗水，我习惯性地在大风中眯起眼睛，不久却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风沙需要小心，于是我尽可能地睁大眼睛，我觉得天地让我的视野有了高度，有了关于“遥远”的想象，遥远的天和遥远的岛，都在我的眼睛里，一刻都没有消失过。这才是所谓的“遥远”。

直到我最终站立到 G 岛上，我都没有想出来——有几种找到小姨的方法，她有几种样子？

这是座多石的岛屿。当地人练就出了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健步如飞的本事。所以，他们像一只一只兔子一样跳脱开去，散落在前方的小路上，小路是通向上坡的。只有我越走越慢，像颗在石头路上的汗水，腻腻地淌。

我走了大约十分钟，抬头一看，差点儿叫出声音来。原来这条众人走的小路是如此陡峭！以至于十分钟后，我就能俯瞰整个摆渡口，还有一部分海滩。我别无选择，再往上走了十分钟。

我看到了一些散落的民宅。它们矮小而简朴，似乎都没有任何特色可言。我看到那个摆渡船上的妇女正把她的婴儿放在门口大树下的小桌子上。娃娃坐在那儿，看到我就用胖乎乎的手指指，嘴巴里咕哩咕哩的。那女人也就朝我笑笑。于是，她成了我打听小姨的第一个对象。



第一章：十八岁

我像警察那样，用手指夹着那张照片，指着左边的人，挑挑眉毛，用普通话发问。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从屋子里喊出她的男人。男人赤裸着上身，看到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他转身进屋，还对女人大声说了句什么。出来时，他的身上多了一件跨栏背心。

这个男人是会说普通话的。他让我坐下来，女人拿来一捧鲜红的小果子，示意我赶紧吃。我反而拘束起来。男人就说，你吃吧，你要等等才行。

我说，为什么要等呢？你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他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突然问我，是你姐姐？

我笑了。摇摇头。不打算向他解释什么。

他假装明白了，哦哦了两声。那种姿态很可爱。因为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明白。

他用茶水涮了一个小茶杯，给我倒了一杯茶。茶很烫，而且非常苦。

他看我真的不说什么了，只好作罢。

“她住在上面，住阿贵的房子！你要等阿贵回来带你去！阿贵不让别人去她家的。”男人说话很用力气，尤其是句子末尾。似乎这是这里方言的一种特色。抑或，他想向我强调这些？

“阿贵？”我重复了一遍，他点点头。

这时，娃娃撒尿了，女人忙活起来，娃娃又哭起来，这一小段嘈杂之间，这个男人没有机会和我多说什么。他只是朝我笑笑。

“阿贵也会说普通话的！他以前是在对面岛上当兵的！我们这里会说普通话的人不多的！我是老师当然会说，还有



就是干部、做买卖的……”娃娃不再哭泣了，隐约的抽泣还在这岛上的无比宁静中断断续续，让人无端地犯困。男人又为我添满了茶水。

我自然而然地以为，退役的阿贵是我的小姨父。

5

我认为这个岛屿的夜色不是黑色的，而是紫色。深深的紫色。

如果说我做好一切准备看到一个古怪的美女，那么，没错。可是要我首先看到阿贵，我却没有准备好。这条路上的行人大约个把钟头会出现几个，从摆渡口上来。所有的人都将视线落在我的身上。我坐在院落通向小路的门口，一张吱嘎作响的竹凳子上。我毫不逃避他们的关注，我觉得那不是一种骚扰。他们是那么大胆地看着我，毫不犹豫，就像看一个熟人，看一个哑巴，因为无法交流而用眼神说话。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极其缓慢地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來。背着一个小篓子，似乎很沉，他的腰是弯的，他也是赤裸着上身的，可以看到腹部的肌肉因为弯曲褶皱成为深深的几道皮肉。天色已近黄昏。整个大海是金色的，我几乎可以看见风是怎样滑动的，它的影子在橘色的空气里。在这样的背景上，这个男人显得既苍老、疲惫，又是那么健硕、沉稳。他几乎是低头走着上坡路。他没有同伴，他直接从海边过来，他一直在海的这一边。

收留我的一家人这时都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阿贵。



第一章：十八岁

阿贵走到这里了，这时的天色，瞬间从暖黄色，收缩成紫罗兰色。这迷蒙了他的身影，也使他的目光难以捉摸。

他就那么和我互相打量着。大胆的，好奇的，沉默的，而且，是心照不宣的。他看我的眼神，不像一个陌生人。似乎他早已习惯了这样，从眉眼看到嘴角，再回到鼻子，回到眼睛，再看到里面去。

那个男人把我往前一推，温和地说，你带着她吧。阿贵点了点头。我抓起我的书包，朝外面走了出去。

我们一起走过了几间小平房，我们都感觉得到从里面射出来的窥探的眼神。我们都假装没有看到。我们互相配合着，这种怪异的默契。不久，我也发现了，从遥远的角度看，阿贵从下面走上来的时候是走得非常慢的。可是跟在他的旁边走，我几乎赶不上他。不久，我就开始气喘吁吁。

阿贵在一大片黑影子里停下来。那是一棵大树。他点燃一根皱巴巴的烟，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的。烟也是紫青色的。他问我，要不要？我说，烟？他点点头。我摇摇头。

我抬头看着这棵无比茂密的大树。这样的遮天蔽日，有种神奇的意味，似乎这种生长超脱了我的生命，因而神秘而庞大。

“我们家的树比这棵还要大。所以很凉快。不要怕。”我看着他，想着“怕”这个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有多远？”这是我印象中问阿贵的第一句话。是关于距离的。

阿贵用手粗糙地一指，还是路的方向。那个手势，在深紫色的夜色里，就像是突如其来、伸出去的一段树枝。当他的手离开了那个满满的竹篓子，有一些小石头骨碌骨碌地滚出来。



6

灯光一定是这个石头岛屿上最矜持的颜色。因为岛屿和海面的宽广,灯光总是显得非常微弱。

我们一直走到山顶,那里泄露出的灯光只有一团,一团颤动的,微妙的黄色光芒。走到山顶惟一的人家了。我看着阿贵,他也刚好看着我。到了,他说。

院落的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围着一圈象征性的木栏。木头和石头在光影中互相躲闪着,像有跳舞的精灵在上面游动。我看到了,那不是灯光,而是烛光。很多很多蜡烛的光芒。

晓桐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她拉开门,阿贵闪开,把她的剪影呈现给我。我和小姨之间,只有深紫色的黑暗,从天空和海洋之中弥漫出来的色彩,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的错觉。

我必须快活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产生这种想法。于是,我脱口而出,小姨!那声音脆弱地穿过夜色的迷雾,不知道是怎样微弱地瘫软在她的耳边。我看见她向外走出了一步,烛光因为空气的动荡而晃动,她的头发长长的、焦黄的,一丝一丝的,在属于她的空气中飘起来。

小姨的眼睛有着浓黑的边沿,黑白分明之间,有那么一种不现实的光芒。多少年后,我还能想起我第一次见到深紫色夜色中的小姨,她从一个剪影,变成一幅烛光下的木刻版画,再走近一步,她的手捧住我的脸,一伸出手,她仿佛就从画中走出来一样,手指冰凉而脆硬,拨开我的迟疑,拨开蒙住她的传说,拨开我们之间的夜晚。她笑了起来,她揽着肩膀,将我拉



第一章：十八岁

入了她的画中，犹如最虔诚的画家用最纯净的颜色涂抹出的光芒，我们站在一幅油画里，看着彼此，久久都看不够。

我把那张照片放在蜡烛下，我们的头靠得很近，她笑出了声音。她说，那时我 20 岁。

我也是。我对着小姨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还提到妈妈和外婆，她歪着头，坐在她的摇椅上，甜蜜地笑着，似乎在听一个与她无关的故事。似乎这个故事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悲剧，而在她那里却是温馨的。其实她听懂了，妈妈和外婆都很好。她问起外公，我说，他也很好的，只是不太笑。

她在摇椅上看着我，漫不经心的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她拿出一个照相机来。她在晃动中透过镜头来看我。我看着空洞的镜头，觉得很过瘾。我没有逃避，我等待着相机不时地发出短促的“咔嚓”声。我的 18 岁生日，是有份特别的礼物的。

黑色的美能达。大大的镜头，晃动着，却始终遮着她的脸。她的下巴，在烛光摇曳的影子里，显得非常光洁，并且被光线削尖了似的。

我始终都是一个有幻想的人。这个镜头过去之后，我无数次地回想，每次都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阿贵是怎样不见的；夸大我和她相视而笑的瞬间，那时的天空的右上方有一条极细极细的弯月亮……以至于今天，我在将近十年后，敲击着键盘，我竟然有点恍惚，像在记录一场遥远的梦。

7

小姨的房间是 G 岛最高的一间房屋。8 年前，小姨离开了一个男人，她坐着船在附近的海面上。她不想去死，因为海